

纲鉴易知录

卷十二
第一函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九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附王莽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劉崇起兵

孺子嬰

宣帝玄孫廣戚侯勳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為定安公○莽孝元皇后之姪曼之子也初封新都侯武平帝廢孺子昭爲漢建國號曰新僭位大八年漢兵殺之

丙寅孺子嬰居攝元年春三月立

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夏四月安

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書於是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耳法書起兵死之予倡義也書死之始此

安衆

府鎮平縣

侯劉崇與

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

今南陽府南陽縣

不得入而敗

夏五月大皇太后詔莽朝見稱

冬十月朔日食

翟義起兵

丁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宅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爲天子三輔豪傑起兵應

翟義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衆義兵亦少振

矣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賊莽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爲何如哉三輔應者

書曰豪傑所以從義之士爲臣子之勸爾綱目急於討賊如此其爲後世之戒豈不嚴哉

東郡今山東東鳩府太守翟義

方進與姊子陳豐謀舉兵西誅不當攝者立宗室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

子李天大將軍移檄吸郡國檄見九

卷三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乃拜孫建等爲將軍

擊義三輔京兆尹左馮胡右扶風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兵起自稱將軍衆至十餘萬莽復拜王級

京兆尹左馮胡右扶風

王莽作大
誥

王莽自稱
新皇帝
哀章獻銅
匱

為將軍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甫之子紂。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見三卷。第一。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

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綱 戊辰。初始元年春。地震。

綱

三輔兵皆破滅。

目 王級等擊趙明霍鴻皆殄滅。諸縣悉

平。莽乃置酒白虎殿。

見上十七

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綱 冬。

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

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

綱 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

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綱

梓潼。

今四川保寧府梓潼縣。哀章學問長安。

素無行。作銅匱以兩簡。著其一曰大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子皇帝金策書。蓋謂天帝與高帝傳禪於莽也。

綱 日昏時持至高廟。僕射夜

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還坐未央宮前殿。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

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莽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汝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汝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舜言莽必欲得璽。太后甯能終

劉快起兵

桐冬華

嚴尤諫王
莽擊匈奴

國朝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脇之。乃出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新莽始建

綱正國元年
漢縣故城今
東登州府禁

漢縣屬陝西延安府

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夏四
葬禁不得買賣田。及反卑。○葬更

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人。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異以禦魑魅見六二此致堂胡皆本及秦廢之。漢不能復。又况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法圖。人富同生人弱同死人弱同死

本及秦廢之漢不能復又况盜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法

新編大觀卷〇〇 杉井田致治之

好之精而仁政所當先不可以稱所賞焉而指以為非也冬雷雨
庚午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冬十二月雷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

道並出

綱辛未三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塞殺守尉。略吏民州郡兵起。

發不曰入寇而曰入塞不曰盜起而曰

故變文起義書去若此其汲汲討賊之意為何如哉故曰網目脩而亂臣賊子懼

單于怒曰。先

門兵起誠曰篡逆之賊人皆得而誅之

大同府塞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塞以大眾未集。未敢出擊。校之東曰。至

今山西大同府塞大殺吏兵時諸將在邊以上

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
眾未集。未敢出擊。校尤東曰。至

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

陳咸用漢家祖臘

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田封曰堯欲召我我惡其聲是故洗耳堯父曰子若處高崖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五犢口遂牽犢上流飲之

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

府陝西西安在河南河南

欲守箕山

府安封縣今山東兗州府刺史

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謂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

不出戶卒於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

見第九卷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傳之辭下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名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

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

之大祭王者各以其行歲日為祖墓日為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

漢以大德王火惑於午葬於戌故午祖戊臘也臘歲終

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青州府禽慶蘇章山陽即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壬申四春令民得賣田目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母有所興造動欲摹古不度

時鐸時

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譽譽逮陷刑者眾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

得賣之

癸酉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書不書新室丈母何不絕之於漢也成新莽之篡者太后也其不絕之法何其握望其令官屬黑紗其用漢家正臘猶有漢氏之心焉然則其

不書漢太皇太后何不成莽之為新也故以恆辭書之是故不成音故后蕭氏見

莽之為新則太皇太后不書漢成李氏之為唐則故后蕭氏書匱註四五卷一

目莽既改號太后為新室丈

母絕之於漢乃墮灰壞怪

李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篡同

食堂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

真食

同益刀口錄

卷十九

漢淮陽王

三

太玄法言

劉秀作
奇字

揚雄蘭

劇秦美新之文

大雨六十餘日
莽太子臨謀殺莽

兵皆起

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久在位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唯劉秀及

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鉅鹿

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

侯芭

範師事馬劉棻。棻。劉秀子。

嘗從雄學作奇

字。及莽坐事誅。

莽始建國二年甄彝作行命主平皇帝當為尋妻莽怒收尋辭連莽并殺之

辭連及雄。時雄較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

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

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極

秦美新之文。劇甚也。蓋以秦王無道。以為其而美新莽之德也。

頌莽君子病焉。此遂昌呂氏曰。所責平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揚雄在袁平間。與董賢王

人不以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將相諸賢並歸。先乃復貪祿。緣隱力不去。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身負韙逆。丈奸

飾偽過篤。漢作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羞見其面目。安有拜伏於前。為之臣子。而不知愧恥者哉。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

況於稱莽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觀綱目所書。莽大夫揚雄死則雄之失音。前音策。

身於莽盡東海之波。不足以湔其耻矣。士君子之立身至此。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

註釋也。

綱琅邪樊崇東海刀子都等。兵皆起。

目琅邪

今山東青州府琅邪縣

眾百餘人。羣盜以崇猛勇。皆附之一。歲閒至萬餘人。又有東海

今江南淮安府海州

刀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兗。

綱庚辰荊秋九月大雨六十餘日。

綱鉅鹿

見上

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綱辛巳荊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書

書莽殺其子字矣。又書莽孫宗自殺矣。於是

其書殺何賊莽也。臣不臣故子不子也。

註復書太子臨謀殺莽自殺。庚書不一書。所以

其書殺何賊莽也。臣不臣故子不子也。

註六卷一

綱秋闕東大饑蝗

南郡荊州府今湖廣

春豐兵起

目

奮

豐聚衆萬人。平原今山東濟寧府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

綱壬午年三月關東人相食。

綱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

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

廉丹擊之。

目初樊崇等衆既浸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昌莽遣太師

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志別由是號曰

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窗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

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

初田況對莽言今寇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其於賊

綱秋七月

荊州平林兵起。

目新市王匡等進攻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東北

平林漢縣故城在隨州東北人陳牧廖

聊去湛復聚衆

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綱赤眉破廉丹誅之。

書廉丹不書死之書誅之勇法於後逆者可以徵之矣

綱漢宗室劉縯

及弟秀起兵舂陵興復帝室。

新市平林兵皆附之。

書於後逆者可以徵之矣

綱漢宗室則與崇快又異矣是故書起多

目初長沙

今湖廣長沙府定王發景帝第

生春秋鄉名在湖廣永州府臨遠縣節侯買

買生戴侯能渠能渠生考侯

仁仁以南方卑溼徙封南陽今河南南陽府之白水鄉

在南陽府鄧州仍改舂陵與宗族往家焉。仁子敞嗣莽時

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今廣西潯州府臨遠縣太守外生鉅鹿

今直隸順德府都尉回生南頓漢縣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項城縣

令欽欽娶湖陽漢縣故城在南陽府唐縣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

縯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

仲高祖兄名高祖曰始大業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食算之業孰

角謂天庭骨起狀如日性勤稼穡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

杜日

與仲秀嘗過穰今南陽府鄧州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識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

劉縯比秀高祖兄仲

春陵舉兵

漢兵襲取
莽輜重

平劉向子歐更名秀時秀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今南陽府人李守好星曆識記嘗為莽國師封嘉新公

為莽國師封嘉新公

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弟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賚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歸春陵南陽自舉兵會縢名諸豪傑計議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縢自發春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縢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漢縣故城在鄧州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冬十一月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邱複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取其輜重書法見上九卷第八。劉縢欲進攻宛與甄阜梁邱賜戰敗縢復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臨泚彼水府唐縣會下江兵緣林兵王常等入五千餘人至宜秋聚名在南陽府。縢與秀見王常說以合從宗之利常等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郡齊心同力銳氣益壯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

名玄春陵載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二年降於赤眉尋被殺及光武即位詔封為淮陽王

綱癸未

始元年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

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無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縯威名。貪玄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以為宜。且稱王以號令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張卬不從。二月朔。設壇場於淯水。在南陽府城東。水在南陽。玄即皇帝位。南面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置公卿。拜縯為大司徒。綱三月。劉秀徇行定陽。漢縣故城在南陽。冥。今開南陽府某縣定陵故城在南陽。夏五月。圍昆陽。見南陽府舞陽縣。自莽縣皆下之。綱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夏五月。圍昆陽。自莽長人巨無霸。蓬萊海人。身載二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為壘尉。軍門。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兵四十二萬。號百萬。五月出潁川。見下與嚴尤。陳茂合。劉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綱書邑長耳。何以法費美反正也。尋。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綱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誅王尋。自劉秀至鄖定陵。悉發諸營兵。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十合戰。秀擊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

劉秀之功
縣降
冀州

劉秀不伐
昆陽之功

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莽兵大潰。會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淮水出河南汝州魯山縣川流至南陽府葉縣入沙河，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尤淺，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寶輜重。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州牧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綱劉秀徇潁川，郡名治河南開封府許州治今汝州兵巾車鄉在汝南郡東南，郡據碑。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甫寶豐縣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綱立殺大司徒縊，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

綱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縊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縊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字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收稷將誅之。縊固爭，卒殺之。朱鮑委因勸更始，并執縊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父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聲。縊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自慙，乃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發其甚矣，劉歆之罪，一死不足以盡之也。劉向指陳王氏盡忠帝室，歆乃阿附賊莽，自覆宗國，方且與之文飾，妄言矯証當世，甚至易名，譏諷僥倖，不復推考擧以向故，並稱宣知歆乃向之罪，人烏可同日而語？若其父子異論，是特小小者爾。綱目書莽國師則歆臣事賊莽。

為之謀主不言可智
觀者不可不察也

王莽但飲
酒唱餽魚
隗囂起兵

公孫述起
兵

眾共誅莽

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憂憊不能食但飲酒啗淡餕薄魚鯀海魚名無鱗有殼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目成紀隗委囂起兵應漢綱成紀今陝西華昌府秦州人隗囂隗義同起兵以應漢。崔凡子囂素有名牧綱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葉起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眾共誅莽。傳首詣宛。書人也。書鄧曄何予義且志功也。苟有義雖人必書。所以勸我也。孝平皇后更號黃皇室主矣。不書黃皇室主何內之也。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既聞更號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是則猶有漢氏之心焉。書曰孝平皇后不絕之於漢也。故后雖莽女雖自焚猶書。莽誅書衆均其攻也。公孫述起兵成都。今四川成都府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治成府都府。皆下之。綱公孫述起兵成都。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公孫述起兵成都。今陝西西安府臨洮府。武都今鞏昌府階州皆下之。綱公牧綱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葉起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眾共誅莽。傳首詣宛。書人也。書鄧曄何予義且志功也。苟有義雖人必書。所以勸我也。孝平皇后更號黃皇室主矣。不書黃皇室主何內之也。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既聞更號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是則猶有漢氏之心焉。書曰孝平皇后不絕之於漢也。故后雖莽女雖自焚猶書。莽誅書衆均其攻也。公孫述起兵成都。今陝西西安府商州三輔見二二卷震動。析今河南南陽府浙川縣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曄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今河南府靈寶縣掾官屬王憲為校尉。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眾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今西安府華陰縣而長安。京師今西安府長安縣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臺舍黃皇室主平帝后莽女也。自劉氏廢后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乃更號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入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子。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

馮異說劉秀

王郎稱帝于邯鄲

劉秀北徇

更始委政於萌

劉秀以耿弇為長史

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興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縊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上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真子輿。劉林。漢室等信之。與趙國。今直隸真定府趙州。大豪李育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州郡響應。甲申。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劉秀。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主烹者。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耿況遣其子弇。甘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漢縣故城在襄陽府趙州。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今順天府。上谷。今保定府。兵馬歸。

摧枯折腐

取弁諫劉秀南歸

北道主人

萬事

馮異上豆粥

滹沱河

冰堅可渡

馮異進麥飯

白衣老人

邵肅謙劉秀西還

發突騎以擊之。夷踐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弁聞大司馬秀在盧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名縣故城在真定府定州。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與之俱北秀將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彭寵亦南陽人。去聲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綱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促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蔓亭在真定府深州城外及晉州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流水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還即詭曰。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下曲陽漢縣今真定府晉州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源出太原府經真定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熟屑。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漢縣屬信都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今真定府冀州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王莽分鉅鹿郡為和戎令直隸順德府太守邳彤。形容不肯。光墮。掉壞也。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

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拜光明大將軍。將兵以從。衆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批永嘉陳氏曰。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漢之高光蓋嘗得乎君於此。不以其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賛。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同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之垓下之兵合。而項氏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虜是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脫。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淳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音。睢水之圍。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可不以人而勝天耶。註九卷第五

之綱

大司馬秀以賈復祭債

遵為將軍

目漢中王嘉薦校尉賈復及陳俊於大司馬

秀。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官屬。秀舍中兒犯法。軍市見十二卷三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

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也。

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防也。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大司馬秀拔

廣阿。目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

今真隸真定府隆平縣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

禹曰。方今海內殼亂。人思明君。猶

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

禹曰。方今海內殼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綱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

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五郎。

目劉

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

今順天府昌平州說其父況擊邯鄲。寇恂曰。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遣恂約彭寵。